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姚階琴

集部三

別集類二宋

景迂生集

提要

臣等謹案景迂生集二十卷宋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開封人少慕司馬光為人故自號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元符中以上書入邪等靖康初名為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

孟子令致仕說之博極羣書尤長於經術年未三十蘇軾即以著述科薦之所著書數十種靖康中遭兵燬不存其孫子健訪輯遺亡復編為十二卷又續廣為二十卷前三卷為奏議四卷至九卷皆詩十卷為易元星紀譜十一卷易規十一卷堯典中氣中星洪範小傳各一篇詩序論四篇十二卷中庸傳及讀史數篇十三卷儒言十四卷雜著十五卷書

十六卷記十七卷序十八卷後記十九二十卷傳墓表誌銘祭文其中辨証經史多極精當星紀譜乃取司馬光元歷邵雍元圖而合譜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四卦相配而成蓋潛虛之流儒言則力攻荆舒之學黨禁以後所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跂斯立墓誌景迂所撰見易傳後此集無之計其佚者多矣此本當即陳氏所見而訛誤頗甚洪範小傳

及十七卷序文內間有佚簡又有別本題曰嵩山集所錄詩文與此本並同卷帙亦合蓋一書而兩名今附著於此不復別存其目焉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景迂生集卷一

宋　晁以道　撰

奏議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監押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聞春秋正治之義莫大于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寬

大民心說豫一日之内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驩呼相慶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始初清明黜閹宦之詭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天下之民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守宙之寬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昔唐褚遂

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憲宗之盛不得歸
瘞何幸陛下一日即位錫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
瘞自嶺南聽子孫敘用實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
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
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
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說陰
陽勝復之論臣不敢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

明德其適見災以佐佑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藏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足以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何幸今日復覩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

臣之愚賤輒敢罄芹日之誠獻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
明詔之萬一惟陛下赦其狂瞽幸財察焉其一曰祇德其二
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
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
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
祇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
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
夙夜勉勉以祇厥德則有財而不自用內聰明而不自

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辯智而虛已
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
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
其安樂而為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祗而力之為
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畧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
明無不及而不免禄山之叛梁武帝内外之學俱博且
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

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
天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陽尊賢士
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平
敵國而近蔽於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
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之辱宋文帝元嘉
之治獨隆於數百年間而元凶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
之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於漢
文居明光宫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識者皆患

漢文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愚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於德化實未與文帝之意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夫聞賈誼之言而不輕於作為不誘於功名挺然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此漢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溺於一時可喜之論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於作為自欲暴功名於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漢文之為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非文帝比

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興而文帝之風墜矣君子謂漢道於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間也武帝之材業實視景帝為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不美哉而兵窮絶域刑及反脣利析秋毫天下騷然不勝其敝使斯民不覩詩書禮樂之有益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

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亦已難矣陛下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朔

之此對直以孝文為堯舜謂惟孝文之恭儉可以救當世之獘也使朔之對不知出於此而迎意諛悅陋文帝之恭儉高引闊騖增武帝之盛氣則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為漢之利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官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謂法祖宗臣聞人君之於國猶人臣之於門戸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存焉繼

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於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於太甲明言湯之成德也周公之於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為晚昔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祗遹乃文考而後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於太王王

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於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
也自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
宗聖聖相繼之盛者也後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
發揚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令之
辭臣下敷奏之言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
新美不知何說耶臣竊覩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歷序太
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名公作公劉戒成王尊
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

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已言于
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
足以發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於
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舉措之詳
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祗承祖宗
之典型其恭儉勤勞宜於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於今
日乎尊賢貴士誠於今日乎用兵用刑深於今日乎取
於民者寡於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

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李淑為三朝訓鑒圖既又詔富弼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録上之仁宗嘉納焉神宗因衆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馬法之獘為王珪等言朕於此愧見文彦博珪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神宗為之歎息或欲更館遼使之食餼者神宗言固知日不變餼為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廟世王太祖後之類又皆神宗奉祖宗之

意也臣載惟祖宗舊章有若費而省若可廢而不可以已者務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復者如科場有詔申重求士之意歲夏恤刑有詔丁寧欽恤之意守令朝辭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貴禮儀尚廉恥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未聞朝廷下一詔書勸厲風俗或求賢賞善

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戰以苟免朝夕為幸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熾者河北鹽法也仁宗嘗因王拱辰欲榷河北鹽已而聞張方平之言亟罷神宗又嘗因章惇欲榷河北鹽復聞文彦博之言而罷今年榷之使河北商旅失業兵民食味不調稅入不足其不法宗祖之過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讐無以決其私怨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者心知其非而語不敢辯當其責者義有所不

得辯於是乎羣小人意得競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於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於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羣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於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不知國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為亦得此也真不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心疾首欲辯之厥路無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

昭陳因以曉於無窮之來世實天下之幸也使紹聖之
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
勞思不憚修舉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負於天下
何所慊而非謗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知有萌
此心者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為此乎蓋甚非人情也
如司馬光之進退惟我神考為能全其髙製序以寵其
書且命侍讀以其書藏於邇英閣如文彦博之耆舊惟
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恩禮

莫與比者如蘓軾之獻言惟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於衆人必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於地下耳尚何旬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耶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名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名不忠於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吕無所不可

是平勃不忠於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罷榷酤輕傜薄賦是霍光不忠於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於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尚何起而修之耶神宗熙寧之初鑒嘉祐治平之末士忸於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頹墮乃更張振起之適足以崇祖宗之丕謨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納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超然燭此

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禄食因以發揚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於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無徘徊也臣愚竊又有私憂過計以謂陛下聰明無所牽制灼見此一日之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未也奈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還就其説謂前日神武之史為誣謗之

書率然委一二新進末學重修國史特起後世之疑也後世學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惡謂新史之公而指舊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謂舊史必不敢為之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之故也蓋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實史官苟非許敬宗輩則莫之敢侮於斯也其為重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為之地也如神宗謂呂惠卿矯躁輕誣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

固曾布惠卿自陷不義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
呂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石約王韶不
以熙河實費奏聞而卒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禮遇
日薄富弼之死則自製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歎仰
神宗之明聖共所聞見如此者不知新史官為神宗而
書之乎其與大臣為地而諱不書乎臣願陛下獨運不
惑之智詔神考舊史並行不毀以祛後世之疑不特當
今之幸也太宗患國初承學之士所撰太祖實録不足

以盡創業之大美詔張泊等重修太祖實録而今之好學者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於其間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辯而初謂辯謗者能免後世二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無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漢高祖吕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因作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間

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陳壽作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於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遷固之肆然徵而顯婉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并吳漢其如是也豈不與天下為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謗前烈罪遷固壽輩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然謂歸利於民臣觀春秋宣公十九年冬書初稅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稅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春

書用田賦君子曰譏其既什二而稅田又十二而斂財
其惡則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
辨惡如是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
公至溥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賦也董
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三十倍於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於今當如何其書耶
今之賦役又幾十倍於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
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稱租也五等之民歲

納役錢是稱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徵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不知斯民嗷嗷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

者旁午文移急於星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凡百執事能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以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蓋在於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謂而為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

下也諸葛亮因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景恭儉積累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百姓家給人足不啻富矣其後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富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籞之費耳目聲色之蠹宦官女子無旹之賞而務富國者末

也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兹百四十有一年寸紙之出旦晝之移威伸萬里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而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縱度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於民也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

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內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殖貨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於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閒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時亦嘗乏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

經度眞宗末之許也其喻有司曰下轉運使經度則不免役民其出内帑以給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無流離死亡之民比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獘失時不雨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北薦饑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處其小郡亦無慮萬人雖小邑亦數千人毋棄嬰兒父食壯子荼毒萬狀頗駭聞見賴祖宗含養之久天地社稷之靈而無它也其爲振濟之方雖勤日夜無所愛惜然

馭既奔者難為力拯已沉者難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與其厚散於凶年寧若寡取於平歳無置官以専利而歸利於民也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近日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藉藉怨謗以為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子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絶止令依魏宗元擘劃施行奈何賊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盡收天下貨物神宗因張方平之對不驚閟伯微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宜夫言

利者永絶意於祠廟而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廟又復奈何神宗後因王安禮之言盡蠲市易累年之息蕩萬計一日之中出囹圄脱桎梏者不可勝數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罷市易法蔡確撓之不果司馬光移王安石書言光已罷制置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歸利於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後之善其先者當推其意而不必固守其跡斟酌於時不必曲狥於文堯舜異德文武不同業斷可識矣惟

陛下幸察詔有司歸利於民使民得自利不勞置使者以為德不待開府庫以為惠不必發倉廩以哺其饑上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錢二分之息耳亦可罷乎臣竊以謂常平二分之息實朝廷大惠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貪黷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惠為大害也蓋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何則農民之用不足不免稱利於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而近舉於鄰疃遠舉於聚落為力甚易其請常平錢於縣司則

有往來道路居止舍屋之費又出息一分也甲頭紙筆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設法雖嚴然有人情尋常不免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請納之費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訓嚴者妻孥之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畢一歲之事如或不嚴不篤則遨遊廛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之錢空手矣使民至於父子相夷風俗滋獘其利害輕重可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教幼子使手不得執錢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其子矣不處就田野遠

城市而以耒耜鋤芟為職而納之於邪使見異物而遷其心非所以廸民也古之人論知人之術猶委之貨財而觀其人其不苟得者賢之今乃與此無知貪黷之小民而共財不亦難乎方其請給之時不知所害也如此及夫彼納之時責田毀屋棄妻鬻子鞭扑是加其害百端理無足怪也弱者由是轉而為奴僕强者由是起而為盜賊姦黠者由是肆其欲為隣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雖無足怪亦足憐也彼如稱利於富

家固酷於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蓋彼無連甲保識之累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識其人之面目況審其人之虛實不得不嚴於連甲保識之令而令雖嚴其浮偽相保卒亦不免或一人逃亡則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則累一鄉矣彼又無稅户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稅户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與難乎為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欲朝暮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春之給

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錢或貨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縣司必責子母之錢一日俱至執鈔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又不如縣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實有所害而民間子母相俟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屈為盜賊猶不耻況於一日縣司開府庫而欲惠此民乎方且勞勞然

患不得既得之患不多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蓋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廉耻之心猶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爭則不已上不刑則不足有司遇如是不知有它術乎抑惟刑之為術也蓋一人或可寛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可寛假而縣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縣令守文不肯取新納舊或許之而新不足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

四支之斂無以為一錢之地如不叩急於富家則何以塞責至塞責苟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惟患縣司散常平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貿易不勞質劑皆指秋成以為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門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獘一至於此可謂甚矣不生於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惜哉何時而

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産民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平之利取於民者歲復一歲不顧其獘其後何以堪之乎試以一邑為之言小邑歲俵常平錢二萬貫而納息錢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三十年後積有母錢六十萬貫矣夫三十年之後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果使民何以堪之乎為國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其重可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屢其可忽諸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

不相輸之患或藏於民或藏於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惟藏於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惟藏利於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則朝廷開財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茍進汚娟之輩得以民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當以重賞非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龍德宮時行有乞丐必以濟之逮

夫一日臨莅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歸之於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則雲龍從而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陛下速詔有司悉歸利於民無曰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鄙子產乘輿溱洧之患遠榮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將卑之戒既罷常平法即以提舉官職事歸之轉運使俾出利於一孔賦用取具於一官農民官吏各得其職將見陛下從欲以治之也今

轉運司所在空之軍儲不支可為寒心者提舉司攘其利閉其用也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於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敝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蓋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而耳目變改朝夕紛紛何勞而無功耶如其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瘍手足者或曰我能藥之砭之而愈是謂良醫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無患惡在其為智耶夫去差役之獘則誠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為之則未知其說也是二者事體雖大節目雖多要可以一言而定差役之法為民免役之法為利差役之法若勞民而實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日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則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為擇民之物力

最高者為衙前以處之民之鬬訟侵枉不能自直者來赴愬於官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鎛鎡錤之好惡官不能盡治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戶長以主之或不幸盜賊為民之害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弓手以警捕之其它各以是為牽顧不曰為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之錢十用其八而僱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為衙前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因

衙前而得利也僱募游手之有閑書筭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偽之簿書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圍省管以為保僱募保正以代耆老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一則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多於昔時僱募游手之強悍者以為弓手而使之必得盜賊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為利顧不曰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於官若勞矣而為衙前者自以應門戶保產業少嘗學以待役一日役之不致漁獵於府庫為吏

人者少時之學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詆於簿書為耆老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不雜以它鄉而任之專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搶攘於鄉管為弓手者視鄉黨隣里之害而疾之不惜身擒盜賊而勤察非常故不敢借賊而資盜凡其役滿而歸息於田里優游無所復輸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為市吏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於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

其於廵𥡳稽之大利平爭訟之細事非所習弓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亡去凡其役無時幸其奸贓不敗露則終身尸其禄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職而又有大利者五焉則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夫以貲豪於鄉里者方且恣睢頡頏僕役其鄉人之父兄而使之躬為僕役之事隂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今之以貲自强者田宅擬公卿僕隷如官府縱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

於官而因之識禮度之所設覩刑戮之所加善者勸而惡者畏其利二也今之民遠於上不聞教化未之有比也昔人欲謂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勞則俱受其敗彼其役於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懷桑梓墳墓之累倉卒之間其視利病賤與貴同憂下與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縣稍有一事橫決待期左右環視無一人可以腹心委者民之視其長吏若胡越然未之有比也自常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無限小民日以

困匱若其視田產而出力役則雖不限田而細民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所謂游手之民者古也禁而逺之今也禄而親之使民去本蕩然無反若差役而尚土著則雖不設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將復業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賈誼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魏鄭公謂俗吏既無遠慮不達大體惟奉三尺律以繩

四海之人臣願陛下不恤俗吏之言斷自聖衷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熈寧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之禁實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職而三路保甲教閲亦可罷去蓋三路之民力役視它路固已重矣何乃仍與此役哉其使斯民舍南畝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襏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厭菽豆之飽而甘市井之腴又非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古之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講武其古

之講武乎今可廢郡縣而封建棄杖笞而劓刖悉倣古乎教閱之書祖宗之所著令則今可舉而行之也臣敢以為獻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為一古之制也臣又知此亦疎矣臣竊聞太祖既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事可以為百代利者普等屢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乃請於太祖太祖為言可以利百代者惟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普等

頓首曰此聖畧非臣下所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日飛塵之警何勞措意於其間耶乃在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敝為逃責餙非之辭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嗚呼利害之相軋如此何其危哉真畏塗險轍也耶孰謂利不百不變業耶孰謂帝王之道出於萬全耶孰謂王道易易天下可運於掌

耶如成湯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則法之所施得其人利固博非其人而利亦存緩之則緩得其利急之則亦急得其利是謂大中至正無獘之道者乃可舉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於厚其獘猶涼作法於涼獘將奈何臣恐其初利害之雜則卒莫能純於利也葢利不勝害亦久矣奚獨此為不然耶祖宗之法百年乂安天下本無事何苦試此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藥能起疾一劑而愈不然一

劉而斃誰敢試之哉昔樊噲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豈不壯哉季布謂噲面謾可斬魏延從諸葛亮假精兵五千負粮五千從褒斜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從齊谷來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又豈不審且壯哉亮謂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抑延不用孰謂經營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於季布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勣用兵每大勝江夏王道恭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

萬徹之兵也惟陛下幸察何謂不用兵臣聞平亂禍創業之君不可不勤於用兵繼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廟急賢以宗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惟日不足何暇兵之議也於斯之時萬邦咸乂四夷屈服罔有内外小大無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議也不幸而異域無知來内侮古今異勢或文德之不來而以我之順攻彼之逆兵不棲刄而彼自授首矣又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縛豚搏犬一夫是力皆無勞於兵也夫繼世守成之君尚

德不尚兵亦已明矣臣請以唐為之言明皇沈蠱衽席自消其前志祿山乘昏一舉而覆兩京當是之時天下之兵爭擐甲冑不謂不衆其將則郭子儀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謂不武其守城則張巡許遠顏杲卿不謂不忠而成臯不為之固潼關不為之險河北不為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河北自是世為唐患而餘風被於齊魯梁蔡皆效尤而為邦盜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將百年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靈威不假天

寶之兵不用天寶之將不勞天寶之守臣不出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諭之以順逆即位之四年崔嘏來歸我邢州王釗來歸我洺州安玉來歸我磁州郭誼殺劉植而澤潞平天下方鎮一日聳然易慮奔走朝貢回鶻於是乎破膽請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興非用兵之功則兵也者以之繼世守成果何有哉雖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為之相宜其功烈巍巍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勢順而力易者實本

於高祖太宗德澤之舊而朝廷之素尊也德裕每諭河北三鎮之使者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睽可見也臣故曰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威靈耳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繼世守成之君易於為德而屏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為用兵之說者何自而發哉臣知其人也蓋大臣持祿固位之術莫如勸人主用兵功若成則謀臣賞第一他人不敢繼其後身死於廟堂可也姚崇勸

明皇不幸邊功而相明皇四年罷宋璟責明皇兵甲不瀆軍不輕進而相明皇五年罷再相亦五年罷至於李林甫導明皇封蕃將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險儌幸之小人欲身富貴而無以為資乃為國生事獻開邊之謀其人本囚虜之材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誅竄擒馘亦其所分是在彼得喪實無所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邊埸之臣阿廟堂之好廟堂之臣侈人君之欲誇

大張皇隱亡諱敗至於日賀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賞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如前日將官魏釗死焉初無一人聲之者至釗之妻泣訴釗存亡於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陣亡不知此為何等語也一將官之亡尚不以聞則卒伍之沒者可勝歎哉今夫人孰肯鬭狗彘金玉孰肯易瓦礫奈何以中國之尊而較夷狄之勝負棄金帛粟米之巨萬而爭不毛之尺寸哉其勝猶不足道而況於敗乎其得猶不足道而況於

亡乎誠勝且得矣邊境愈遠而屯戍愈多饋運愈勞中國愈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復奈何臣以謂靈武者太宗之所棄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棄也當時豈卒然無説哉姑待其歸順撫柔之可也且邊埸之地適彼適此亦其常事何必深讐而血戰以爭之耶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數十亭鄣列七八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其於九畴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且夷狄自有盛

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果於中國何所重輕哉如匈奴常圍漢高祖於平城其後數為漢患而至哀帝時乃上書願朝吐蕃以二十萬衆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後盡盜河湟薄王畿而處宣宗時自以三州七關歸有司議者其以哀帝宣宗盛於高祖太宗時耶彼幽薊之役在晉開運時殆今且二百年矣數十年之前猶閩彼境内之民嚬蹙思漢邊人多能道其語可傷也殆今寂無所聞焉者其久而忘異鄉之悲其聞中國

賦斂之重征戰之苦而不知慕耶遼主今年八十餘矣每對使者語及仁宗必重歎息為仁宗作忌則祖宗之德懷於外國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綏之何事於兵乎關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矣饑饉相仍米斗千錢不可得古人所歎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萬里之外者不意今日復見之也惟陛下仁慈天授念蒼生介胄之苦早下罷兵之詔實天下幸甚何謂士得自致於

學臣竊以謂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使羣弟子盍各言爾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閔子之誾誾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之侃侃夫子皆樂之豈好侃侃而惡行行哉譬如大匠之誨人欲圓授之規欲方授之矩其所以為方圓之大小則不必授而大匠之樸斲又豈一斧斤之力哉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

家未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為漢之儒宗顯忠於漢庭也今則不然義理必為一説辭章必為一體曰是為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是其多忌乎臣常謂今之學者三經義外無義理扇對外無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謂草野生專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鄭服之外皆讐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於詩賦

如宋祁楊真范鎮各擅體制至於夷狄猶誦之自嘉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於論策乃得蘇軾曾鞏輩至今識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義惟善其說者乃中程登第苟為參差出入於其間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方為祿學無少長賢愚靡然從之惟恐不相勝雖有長才者不得騁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諱之不敢言塗人耳目窒人聰明溺於傅會穿鑿之論因使人材闒茸器識卑下聞見單陋不復可得前日

瓌奇卓絶之士矣因之援釋老誕謾之説以為高挾申韓刻覈之説以為理又使斯士浮偽慘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議者皆謂科場者風俗之所繫公卿將相之塗今科場之壞如此風俗何所賴而公卿將相何所選乎古人謂王衍清言之害甚於桀紂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於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嘗業於所謂新經義者元豐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誠以其學求之古

人之書稽之老成之論而不合故也臣愚敢為陛下申其本夫詩書皆本於竹簡科斗古文不幸出於秦灰燼之餘漢儒固有殘經之歎而魚魯豕亥至於今日滋為殘舛今之說者因陋就寡曾不省察不亦末乎其為義說因益回舛不可一二指也而書之失為甚蓋今尚書又出於唐明皇時學士衛包之所定者矣新經義之說如敢於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訖老不可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誣

經害教固足以病學者矣而講筵之官將以是說進於
扆之前無乃為聖聰之惑而陰貽天下之禍乎臣前
所為唱此說者其罪甚於王衍又以此之故也伏惟陛
下之聰明睿賜省覽則其書之邪正無從而逃也昔虞
翻疏奏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謂吳武
烈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翻切恥之夫以巍
巍大宋而無一虞翻乎臣頃為蔡州學官王安禮為臣
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

日當别刋修則今之承學之士於三經義兢兢惟謹不敢低昂一語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況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刋去不知古人設諸日月不刋之書其如是乎如其歳歳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月乎若夫神宗患當時文章不足用至於再三而思得人則又中外之所著聞也如其所著字說者神宗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在學官使學者紛紛然異端其書古文大小篆之不倫正俗之無别從

篆從隸臨時遷就其私意破律亂常果何等書也蓋前

日三經行而出之於經皆棄大旨而事句語有昔人年

頭月尾之獘今又舍句語而爭以字不愈獘乎字說之

列學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當置而置者乃有不可

罷而罷者春秋孔子筆削以懼萬世亂臣賊子者也有

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

者不知其義則不知人倫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嘗列於學

官矣今置而不用恐非所以尊經術也昔孟子欲言周禮

而患無其籍今之周禮最出漢末雜之以六國之制多漢儒之所論次者或謂六國陰謀之書則過也大要歛財多貧黷祀煩民冗碎可施於文而不可措於事者也猶以王制之所存得列於學官而春秋法王之制反可黜乎臣願陛下博延耆儒宿學左右勸講復春秋之科詔學士大夫不為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為聖時而出以副明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賚良弼而相說於傅岩板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

意說之於高宗有絶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首為之言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真老夫常談哉蓋說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從諫之言當先天下之言而發也人君既從諫則無善之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復患也說再為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無為之為尚而何所事於多聞哉蓋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忠臣直士犯顔

逆耳不遜志之言閭閻里細民愁苦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工商庶人奴隸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宗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況乎好諫納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於圖牒布諸聞見者不勝舉也勉而崇之又在陛下陛下甲子詔書方言開讜正之路消

壅蔽之風天下之士於是欣然知陛下有意於祖宗之
盛德也夫祖宗故事固不勝舉而其大德則至誠不厭
者是也夫惟至誠不厭是以不獨好其言而又好其人
上盡其公下恤其私跡若與之有間而心實愛之不異
終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於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仁
宗貶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黃金既又畫介像置
之便殿潭州買珠子獄聞而謂唐介必不買介卒顯於
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振人人恨不能見上為之

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謇諤之進矣比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蹶則終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滎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者是也是時大臣自謂當時有順從而無諫爭小臣方且救過遠罪而不暇其敢言大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於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或興大役或起大獄或講大事或天文變見人無愚智遠近必聞見而

必言說者乃下令曰言說某事者出賞若干其能來嘉謨嘉猷而起幽隱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仁則失之弱弱則禁之易令行於一狂夫而失天下忠良之心事滋於一日而使後生者不復知有忠義之事士氣沮喪人人以言為諱其視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懼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陛下下明詔欲消去之也臣願陛下驗諸事體大而宜必有言者猶不聞言則閭閻之愁苦朝廷將何事而聞之乎如前日黜

后大事也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閽而獻言者何耶近如范仲淹遠如褚遂良長孫無忌既不可得欲如陳元達輩又亦不可得耶孰謂國家聲教如此久大而乏人乃至此耶夫劉聰蕞爾僞國而有臣如此者豈偶然哉蓋當是之時有王彰之骨鯁切直任顗之叩頭流血陳休之奮不顧身劉士通之言不行而恚終使元達之輩有朋也劉士通既死陳元達歸而視死曰吾不能言矣安用此默默而生乎已而元達果以恐終槩可知也嗚

呼言路之通塞豈一夫獨鳴之力哉臣願陛下詢諸廷之臣其由諫諍而進者幾人其以面折庭諍稱者幾人其博古今達治體善議論者幾人其骨鯁諒直不反覆變改者又幾人大臣之中其無納交于妃嬪者乎其無締姻於閹宦者乎其無奸險挾私讎以害忠良者乎其無懷二以沮天下之大謀者乎今日之忠言闕與不聞宜無足怪也陛下即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詔於天下開讜正路臣將見天

下之士願獻言於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厭賞諫爭之臣振忠義之氣除謗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使諫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竭丹誠以佐聖治也其復賢良方正之科柰何臣切以謂科目之設能極天下之材誘天下之忠表著人君願治之意者惟賢良方正之科也葢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薦之重天下之人責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負其名者忍不以忠直之言獻之於吾君乎由是人君數

得聞其過大臣不懼其不稱職則恥其不能言更相厲翼匹夫匹婦得因之以申其情實一舉而衆利隨之也故朝廷得人此途最盛仁宗時富弼張方平相繼而出惟陛下幸察何謂貴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為相而西漢之享國最隆盛蓋漢相繼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葛亮死而蔣琬相蔣琬死而姜維相姜維乃以蜀漢為墟矣蓋蜀漢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則蜀漢之乏人可

知也使蜀漢世世得人姑如琬輩則垂亡之魏何有於全盛之蜀哉況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斷而宣宗亦明斷太宗從諫如流而宣宗亦從諫如流太宗節儉惠愛民物而宣宗亦節儉惠愛民物當時竊謂之小太宗而治亂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屬上下相與之誠心無貳宣宗之時無多士之稱而白敏中令狐綯之輩畏威防嫌之不暇是其分也然則國之多士可不貴乎仰惟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又

有參知政事四三人樞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八人內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如西京河陽鄭許陳蔡襄鄧之類節度使使相旌旆相望如是其盛哉尊朝廷鎮萬邦威四夷長君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寧也大臣出鎮多開御筵或賜之御詩使相過闕有司供帳中使問勞相繼下至刺史縣令有以優異之於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賢恥言人過惟患不得士以報國而大臣不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忌疾

之嫌朋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仁宗已患近歲大臣體輕議者以當時兩制不滿五十人為陋不知今日視仁宗時大臣又孰輕重而兩制又孰多少耶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柄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為自弱乃如此耶意者大臣持禄固位欲死於富貴不肯與人同升於人主之前謂人不敢分權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

者當路之人亦不敢據公論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於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孰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中曰可用矣而或指其陰過摘其往行上之人不為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國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棄終身者是刑憲之設

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可遥下之人欲進
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應其格者上下無異論不
應格雖曠官敗事曰其如格律何如閤門祗候舉有邊
功之人州學教授使之就程試尚書侍郎於行守試三
等之外又有權入一等及第高科者為文章能斷獄斂
財者為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進野無
遺賢頌矣當是之時豈真無遺賢也哉於是數目之外
又有一大獘是所以為衆獘之源者曰專用一相臣敢

為陛下言之葢國家既有宰相執政官之異數則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雖皆為陛下之股肱而勢之相逺甚不同也如二相則其謀參其勢分其善不居其惡不可容人主之聰明日開而人材因之而進非一門也如一相則其謀決而不參其勢專而不分善則居之而至於上亢下忽惡則無自而暴人主之聰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門出也其弊豈不大而為衆弊之源乎夫自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而來二相之制尚矣其

後曰左右相左右僕射之類名號雖不同大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論一相為言不知荀卿所謂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者正以其教之一手如其不世之業資於一相者古亦有之則必有不世之人而後可也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坐官冗之弊矣何必士之多乎臣切以謂官冗之弊者流外所入之不澄邊功所賞之不慎法官資格之不次内降所命之不已閹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換文之不實紛然蠹我名

器非謂要官名流之多也陛下即位之初灼見侍從之闕員詔舉可入選者二十人天下聞之莫不為陛下喜也唐趙憬號稱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宜補缺員以育人材沈既濟良史也亦曰廣聰明以收淹滯以補其缺陛下誠得之也然久未聞用之何耶慎不輕授於人抑人之不足授歟則臣願陛下博於求賢而優用之無累於四者之獎復賢良之科盛儒館之選詢祖宗用人者幾途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員幾人則天下之才不可勝用

而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欲速無好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具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以潤宇內而義有所屈焉者無他故也欲速好名二者累之也又是古今之大獘可為痛惜者也如漢明帝時講禮明度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後之言事者莫不光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內外㥮慄爭為嚴切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幸不誅辱而亦

何補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後魏文帝巍然擅中國之統禮樂風聲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意尚名飾情干譽自講喪服何如孝理於民親問百年何如鑾輿不動設食於道何如水旱不愆賜杖於家何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唐文宗之急近功隋煬帝之自許如堯舜則乃無足惜者也彼願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憂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寬大

政事簡易崇尚平康老成進而頑童遠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寢而役則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乎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愚夫妖人慶雲甘露之玩不為瑞冐義忍詬輩聖德頌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間實無所患不其安天下乎茍如不然其累於欲速規規自困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為之顛倒而智

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苟且誕謾之奬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於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顧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途之遠則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其能勝也寧受欺於閹官小人而不欲見規於忠良輔弼過舉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已而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於此者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

德於不可傾之地玩言於無所蔽之場則不疾而欲速避名而名且歸之也真宗澶淵之役諸將請因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掩手而使片馬隻輪之不反真宗獨不欲知也言者謂仁宗宜自行威斷仁宗曰朕在位久於天下事誠諳之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力爭或憚於改過未可知也嗚呼其累於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者也惟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明詔求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

幸甚臣愚且賤何足以奉明詔之萬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逢而忘其身之不能言狂瞽不識忌諱惟陛下赦其萬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為之變改者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實緹縈去之也臣之所陳或有取於萬一而皆與人已誦之言斧扆已決之議如雞第二鳴雖不足以起衆亦未為不知時也萬一無取不足以為涓埃之助陛下幸赦而容之然後後之能言者為陛下言之亦未為晚也漢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輒停輿與之語是

非皆稱善後乃卒得賈誼豈曰無補乎臣愚干冒天威不識忌諱不勝惶恐戰慄待死之至臣說之昧死再拜面貼黃云奏為應詔實封言事别貼黃云臣愚所陳皆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利害仰惟陛下明聖願治輒干冒上進以奉明詔之萬一别貼黄云臣狂瞽獻言不識忌諱徒知聖君臨不諱之朝盡言而忘私伏望陛下特賜睿覽留中不付外

景迂生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姚階琴

景迂生集卷二

宋 晁以道 撰

奏議

靖康元年應詔封事

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

近踰月乃得隨士庶垂涙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絶如此
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金人南下傾國入塞擁馬渡河
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
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昔春秋
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
莫辱於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
相繼重光洽熈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知或有天子
坐廣内朝四夷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為輕重威至廣也

乃於金人小國平昔附屬高麗敵耦契丹者逡巡偃蹇
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
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義士壯夫而遯
視樵夫妾婦思謀忠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况臣
一門七世食禄高祖迴咸平景德之際極禮樂文章之
攀曾祖宗愍寶元康定之時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
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内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微臣之
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

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仕宦而擯斥畀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奸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祭行於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內外罔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諂諛大奸濟以凶暴徒以資一

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顧下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覩戊申大赦敵師遠去齊民乂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自不必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邊之語讀者疑焉識者則歎妄以謂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棄之為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

三大鎮無慮二千餘里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為府而未幾乃自中國弃之為新邊也耶嗟夫斯地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弃乎嗟乎誰為陛下而為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

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之日有人無人乎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謂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容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為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屬之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

得河北則强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符堅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之所以强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强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强於宇文氏崤函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重於河北

者不必繁引遠古惟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而畧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於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黄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為我有宋驅除晚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弃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盤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比河北

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真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蓄凶謀前有太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禄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揺乎魏博真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强敵如金人者乎譬之蛟龍得幽薊則盤踞深得三關則翔舞便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間也世

宗嘗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矢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尾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而弃之於一偏方小國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於高陽關遂使契丹侵鎮定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於高陽關契丹遂得犯澶淵倘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之役矣高陽關之勝敗

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邪廊廟之上肉食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真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全為入京師

之舉哉亦且屢危矣惟是張彦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中山于契丹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傅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邇智愚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完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

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潜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晉接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鋭度彼縱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萬畜鋭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覆其歸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傅潛也哉真宗清

淨垂拱之君不惑於羣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不濟師巍巍然振乎千載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惟我祖宗為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時每時防秋之兵全師聚于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敵兵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

中山為多畜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征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為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鞞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喻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謀侯霸榮之勇其

兵樂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纂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為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

羌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遼人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破遼師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

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胄曹彬潘美郭進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遼師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改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不幸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

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真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河北之鋭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併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残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

之兵制固於唐之兵制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於斯也奈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危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略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慎於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於一嚬一笑孰輕重哉謂此鄰國為有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

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輸以土田哉惟石敬塘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絶遐陬疆埸不易接未嘗一日與我國交鋒刃也亦未嘗與我國通玉帛之好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屬國也金人者渤海之屬國也高麗臣事契丹而金人因高麗以通好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通好而昔困於契丹之三柵借兵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絶

高麗而不與之通彼國遂亦不通於中國逮熈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彼國方通好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强盛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式廓之謀不能自已遂欲翦滅乎我國哉在祖宗時嘗來奪我白沙寨路略官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結和之使在京師遂館之不使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為釋二國之忿遂詔還彼國之使不知今日彼國之稱兵域外欺蔑我國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

當何如哉議者曰彼其頓兵城下何詞謝之曰唐廣德
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陜而郭子儀帥師
則吐蕃望風遯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
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皆未有
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强
敵警懼陛下增修聖德巖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
御之術三鎮已復歸於職方氏矣顧惟踈遠小臣必待
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蟲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

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讀孫呉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師帥程苞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邊塲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尤

見於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

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者實為吾仁宗而云爾也核而論之仁宗於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美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言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果何如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陳者矣孰

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吕夷簡晚得杜衍文彦博韓琦富弼其在内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吕誨范鎮司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諫拒諫以自蔽則何慮乎金人之來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彛倫攸叙之時也倘或不然使戎馬交馳於境羽檄旁午於前

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讓段珪曹節輩凶閹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相而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凶閹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顧國家獨以將

稱而無相也昔者賈誼慟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於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遏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

而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於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臣愚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謂朔問二篇者今輒隨封事上進以備乙夜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説之昧死再拜

朔問上

或問唐杜牧言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其

說果是乎曰牧之意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容盖山東不足以兼河北河北為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屬於山東也哉至於牧言河北視天下猶腹心天下視河北猶四肢則是也牧曷不曰河北者天下之脊也有大徑為地喉有大陸為地腹其勢足以吞天下而容納之也況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

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是何也自周不王而天下分裂為七其敵國三曰秦曰齊曰楚其與國三曰韓曰魏曰趙其附國一曰燕燕趙魏三者皆在河北而趙為約長與秦則秦重與齊則齊重與楚則楚重彼狼虎之秦欲搏噬諸侯一擅天下者累數世而未得志也逮夫始皇二十五年滅燕滅趙乃明年滅齊降魏遂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銘金人以視得意矣二世之立盜賊相隨而起陳勝雖首兵於楚而張耳陳

餘立歇於趙天下之心始爭王矣當是時所謂河北軍者為最可畏也項羽渡河與秦軍遇九戰絶甬道大破之於是乎楚兵冠諸侯秦之失天下自此始決矣是河北為秦重如此也漢高祖之興非勝廣之勢且無餘耳之交未嘗一日伸於楚雖先入關而不得王其危甚及乎命韓信曹參張耳帥師伐代獲夏説遂伐趙獲歇殺陳餘以張耳王趙由是信得以襲齊殺楚龍且越明年五諸侯圍羽垓下而滅之漢於是一祖三宗煋其盛矣不幸

中間盜於新室更始庸孱不足以奉君天下光武崎嶇北渡河其窮自稱邯鄲使者而屬為北道主人者不知凡幾人也不意漁陽上谷之突騎精兵良為已來乃取邯鄲殺王良敗銅馬於鄗在鹿城敗青犢於射犬在武德敗謝躬於鄴由是鄧禹克河東寇恂克河內遂即位於鄗在高邑光武既以幽冀兵中興漢室乃立營黎陽以蓄河北精銳謂之黎陽營其視河北未嘗不少在意也其後子孫不知祖宗王業之本河北為袁紹之室矣曹操雖

自視英雄而切齒不與俱生者惟紹也紹死譚軍黎陽與尚爭冀州是二孺子者實自屠剪以為操之奉操得黎陽取邯鄲取鄴收冀州卒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魏而亡漢矣是河北為漢重又如此也晉因魏以一天下才二十年趙王倫內闗成都王頴外潰頴軍次於朝歌惠帝以十萬之師次于安陽頴以石超來戰王師敗績於蕩陰惠帝裹瘡流血僅以居于鄴而王浚劉元海石勒汲桑輩

皆為頼而飛揚于河北頼初利羣衆以為一身之爪牙而不知其後卒移天下之荼毒豕塗鬼車人人自王視中原如無人境晉才阻江而有之是河北為晉重又如此也隋文帝以后家之勢有竊移周宗之謀而忌尉遲迥在相州據趙魏之土未敢發也及以帝孝寬取迥殺之資相州之勝其取周如拉朽遂滅陳一天下煬帝忘滅陳之師遊溺不返楊玄感李密肇亂于黎陽王須拔歴山飛輩潰于燕趙以戲揚州之禍曽不得一抔土以自

覆寧論隋室之存亡乎是河北為隋重又如此也唐興楊玄感輩驅除河北其定中原甚易既殺劉黑闥平河北遂一天下明皇以聲色喪其神志相牛仙客而將安禄山招河北之禍虎牢失其固潼關失其險兩京七廟一日丘墟帝僅以身還自蜀而河北卒不復歸于朝廷葢往時安史之禍猶太陽疾者勢雖危而湯液亦易為功也惟是僕固懷恩養冦自資留賊遺君父以禄山之黨李懷仙李寶臣田承嗣薛嵩輩分帥河北天下謂之四

寇者其病猶殗殜人雖亡而厲氣不已也其後朱滔主盟以冀王田悅以魏王王武俊以趙王又以建興王李希烈天下謂之四叛雖有馬燧為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益堅悖亂之志又其後朱克融囚張弘靖王庭湊殺田弘正天下謂之二寇雖有李光顔為將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徒使姑息之風益熾又其後城堅社老風雨自神不復知有朝廷朝廷益弱而馬燧無子李光顔無孫彼狼子豹孫夥且健也百餘年間朝

廷固無一矢渡河而河北三鎮挾重兵視本朝烟塵之驚播遷之虞亦未嘗有一人勤王者卒以佐朱溫亡唐焉當時諸鎮跋扈者倚河北為城社其餘東節旄者竊援河北以自張大不與河北締交好者不足以取重于朝廷朝廷或增一城浚一池而河北怨怒上聞即曰為之罷役或興師問罪他鎮而河北必來撓王師朝廷於是待河北以殊禮而示諱執政謂為當然而恬不怪識者惜焉馬燧勢可以破田悅而逸之葢燧自知其有所

不可者憲宗能誅元濟而不能不救王承宗武宗欲伐澤潞而先姑息魏鎮則河北爲唐重又如此其甚也故曰凡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庸不然乎又如桓溫劉牢之劉裕經營中原傾國之力有將有兵驅海島而來勢若壞山人皆樂歸向而獻壺漿爲日已久也奈何溫敗于石門牢之敗鄴裕不守關中竟不能成天下之功皆以不得河北而失天下也所謂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者苻堅之秦取燕慕

容暐而立拒於燕慕容垂而亡托跋之魏取慕容寶而立分於高歡而亡朱氏之梁婚魏據梁而立失魏失相而亡李氏之後唐得魏滅梁而立契丹入自河北而亡石氏之晉以河北奉契丹而立李殷納契丹於定州張彥澤以契丹犯京師而亡劉氏之漢委河北又事契丹而立郭威起於鄴而亡也所謂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者曹氏之魏强於劉氏之漢是也所謂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强者高氏之

齊強於宇文氏之周是也嗚呼河北為天下之勢重輕如此君天下者慎之哉恭惟我藝祖亦自北征不戰而受天丕命

朔問下

或問河北重於天下如此宜夫本朝之待河北尊其命帥遣使凡百非他道比其優河北之民者所以厚天下之本也奈何近日事勢舛逆大河為患頻歲而未知導之之方曰河北有大患二而河不與焉或問大患二何

曰一曰外患將起二曰根本方蹶何謂外患將起大凡君子相與則能始能終君子而與小人交則小人卒以君子為可欺而殘之況以中國之尊交於契丹而謂可以久而敬乎契丹自澶淵之盟到今九十有八年矣可謂久矣古未有也宗廟社稷之威靈於是乎在然今敵君鴻基者與有力焉塗路之人皆知敵君雖生漠北之鄉為人仁柔諱言兵不喜刑殺慕仁宗之德而學之每語及仁宗必手加額為仁宗忌日齋不忘嘗以白金數

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世生中國其用心蓋可知也敵君今年八十有餘矣不幸無子監往時其叔宗元竊發之禍約束其孫燕王者甚至惟恐其不類已也燕王少時亦有令譽雄傑可畏今其為人殘忍好殺真狡黠之性也日夜惟田獵是好挾弓為戲自視年齒既壯而志不得逞益復恣睢猖狂動多不義日者無名頻點集甲馬是有器也彼有永豐庫者儲中國百年之金幣不知其幾多也敵君未嘗輕用一毫如燕王一日發

之以資南入之計是有財也加之上下同欲天性能辛
苦喜兵戰雖兒童婦女亦武而善騎不勞部伍不擇器
械可謂有操刀必割之勢也彼往時所謂劉六符者有
古燕男子之風嘗為其國謀主謂曰大遼雖與中國通
和要當十年二十年必以事撓之使中國知吾非怯而
忘戰者中國常惴惴不自德於歲幣則大遼常有中國
為之奉矣今彼二十年間必遣泛使有要於朝廷者六
符之謀行也嘉祐初蕭扈來請河東地界王原叔折扈

扈不能對以封疆條目示之使扈歸熙寧間蕭禧復以河東地界來請而竟得地袤延千里又往時泛使請朝廷無納元昊之和而朝廷卒與元昊和近日蕭儼請朝廷罷兵無西討朝廷乃為之罷兵其動如所欲日復加深至於間者斫柳敗鹽剌義勇三事近日燒榷場一事牙櫱不制謂中國柔可侮而不足憚宜彼有動如所欲之心也比年泛使歲使馬足相及至於市井細民或指一北人曰是姓名某者嘗客於吾某州某所雖未必可信蓋

不可不信彼既往來之數其視北州如其族帳中出入凡我地里之險易人情之好惡休戚舉無不知若夫北京無重臣如韓魏公致彼改常禮而以名奉書安撫使無名卿如歐陽公使彼知慕而不敢犯守邊無宿將如王允則何承矩折衝談笑之間奉使不擇人動則失辭坐貽之恥兵雖分將專教而益驕且弱其數至寡有司以闕額錢爲之利府庫倉廩俱空而有坐倉之糴及時闕月秩之錢入夏未賜春衣之歎置官專糴而高

價與細民爭利僧道不恤而以度牒射利市井蕭條屋廬閒閻道途闃而民多饑饉流離死填溝壑又皆彼坦然身所見聞者其熟知中國虛實不誣也是謂外患將起何謂根本方蹶國之根本在民今河北之民實古趙魏之俗也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趙俗然也剛强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者魏俗然也二者至今皆然在唐一陷于四冦其畔援不義卒與回鶻土蕃俱惟以禮義感之則其用力亦復勁正不可奪惟恐其過厚所

謂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士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者惟河北為然也今國家禮義之所感深且久矣其民乃輕於轉徙若甘心溝壑者何也不幸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甚或頻年曾不間三年否則五年斯民何力以勝此災耶嗚呼天歟抑亦人之自致乎前年兩河俱災流民處處而居如此京十餘萬人通利軍亦不下三四萬人今年邊陲之人復罹災繹繹而來未可以數不知河

北之根本果何寄耶蓋又有以誘之者矣人情舍害就利為不可强況或誘之使前哉前日河北流民多得新田於唐鄧許汝之間者物賤役輕非河北比今日災歉之民其心動揺每遇無年一人投袂而起負老襁幼隨之者百十為伍渡河而南惴若不及安得根本之不蹶耶夫河北之所以重于天下者非謂太行常山之險河漳滹沱之阻也謂有吾民十世之基百年之業武于山河也今歲歲戚戚之去北而南舍畝畝而就溝壑則雖有

天險孰為之守耶言之及此可為寒心萬一邊塵之起吾民如蟻且强則荷戈彎弓而戰者皆兵也我之太行常山於是乎為險而河漳滹沱於是乎為阻矣民之衛室廬保墳墓有不待號令而奮者顧何所不克哉今日之事勢如此奈何彼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亦有國之常也其患何不見於異時而特出於今日乎蓋有以致之然者矣漢鮑宣言當彼之時民有七亡七死以今日事勢論之亦有七亡七死甚於宣所陳者吾民安得不

舍此而逝乎請試言之常平錢散之上户雖多初非所之散之下户二千或一千無補於歲貴名為二分之息而又有頭子之息聯甲之息鈔旁之息人情不免之息不知其息竟為幾分責之於夏則請以冬為期及冬則已晚而不勝其責貧者以累富强者以累弱一人以累一甲一甲以累十數平人辭訟爭鬬桎梏鞭撻多常時者數倍賣田易牛撤屋鬻子一亡也異時單丁女户無役第四等户役所不及今皆責之輸錢以弱佐强以下

補上上户易於輸錢而樂於自恣於是快其蠶食無厭之心而佚田佚宅且自若下户易於効力而艱於輸錢平歲猶勉强而足不幸凶年惡歲雖有力而不得效必責之以平歲之錢而募游手之民由是民皆樂去南畝而事游手游手恣于下兼并恣于上二亡也異時義勇取其藝而不絕之以文安于鄉曈而不徙之州縣令保甲諷誦教法殆如兒戲捨中國之法度而學羌戎之之跳梁既以蕩動其心志而又集之州縣不恤所費如

一中縣歲教保甲三千人其備弓矢供飯食一月之中人費五千則凡七萬五千緡人費三千則凡七九千緡如集之州則其費又倍之絲毫無所補而歲亡萬千之緡其何以繼三亡也河北之鹽異於他處非鮮州之地可巡禦非江淮之務費煎煉或河水所淤之地不生寸草而白鹻是生或天生鹽地百種不生而亘野皆鹽鹵或生鹽草而火之而水之鹽立成矣祖宗因其俗而順其欲稅之而不榷河北之民以為祖宗甚盛德也仁宗

時王宣徽議榷之不可神宗時章潭相議摧之不可及潭相當國卒申前日之謀而摧之一旦使營生之民為刑戮之隸行商失業居民失食掩恨咨嗟四亡也仁宗時或欲以渡河之利歸有司議者謂河渡本以利民不可反以病民而止今有司卒以渡河為利又兼利乎坊場使河渡少於異時而坊場多於異時坊場之多是有司利於買名課利錢之入也方其輸買名錢時有實封投狀之法自謂盡善矣不知此乃投骨鬬狗之術角勝負

得者固小人之常態而河北之民爲甚椎剽侵奪之風非一日故也方實封投狀時不顧歲入之實於已如何惟恐買名錢之不多於其儕輩及其得之或破產不足以爲約而奸欺抵詐上下相蒙紛然並出惟恐不逞嘯集之有地盜賊之易於淵藪五亡也河北之民旣多泛溢之苦辛而一歲之稼不敗於波濤則起夫以完提防如一中縣歲輸夫錢六千緡猶大患也若必責之爲役則其費又數倍六亡也牧野之在河北尚矣今一切委

之使編户養馬不但損國威虧軍容而民芻秣之外又有視効之勞不敢出入之獘自漢已患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今何獨不然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凡名利入之源有司専之而日斲其資一死也郡縣以文具逃責之官任游手不土著之吏役鄉村者狼虎鄉村居府庫者螟螣府庫斯民束手就斃二死也刑罰加嚴告訐之門日多使民出陷機穽三死也貧窮則生盜賊武事不戢則生盜賊田野桴鼓不

少休息四死也天災流行上恩雖厚而錢穀吏艱於蠲放閣上恩不得下州縣怯畏不敢以民命為請寧就流移之大費不肯捨租稅之小費凡民與其伏田疇而被所責於鄉縣不若流移而仰哺於他州卒於溝壑之歸五死也上之恩澤既不下惠而下之疾苦又不得上聞諱害而言利欲詢謀而不得議成法縣令不以戶口多少為殿最而以斂財足否為賢愚當其水旱方至之時視民之沒溺不敢發倉廩必待報於使者當其穀賤可

糴之時又亦不敢開倉廩以收糴而必待振於使者使者之命來而無所及矣州縣得治民不得救民得刑民不得養民六死也凡下之效甚於上之所好今民見朝廷使者州縣長官一切以財利為事靡然爭相封殖饕餮無紀不知禮義至於父子訟財夫婦異貨所謂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今見之矣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亦可以信矣彼嘉祐中愿實之老今皆逝矣後

生耳目慣習不復知世間廉恥事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是謂根本方蹶然則奈何請厚本一俗弭外患於未然

景迂生集卷二